

英雄·美人·阴谋家

漓江出版社

许天柏 著



前 言

我所以要写这些历史人物，是基于下述原因：

1. 因为我编写过几部历史剧和改编整理过几出传统戏，所以经常有人问我，戏中的某人某事，是否在历史上也真的如此？有的干脆将戏剧与历史混为一谈，认为戏剧中的人和事，即历史上的人和事。

2. 由于写历史剧和改编传统戏的需要，必然研读较多的历史著作。在这当中，发现不少反映历史人物的戏剧和历史记载很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戏剧是艺术，当然允许虚构和夸张。艺术真实不等于历史真实。既不可以戏代史，也不必用史改戏，更不能拿历史去否定戏剧。但既然戏剧中所反映的某些人物，历史上真有其人，那么，让观众看戏之后，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其人其事的历史真相，也不无好处。

3. 在研读历史著作中，也发现不少历史人物的历史本身，就颇有曲折而复杂的戏剧性，其历史形象本身就很有趣。而有些反映这些历史人物的戏剧，却显得简单直露，反而缺乏动人的戏剧性。因而把某些戏剧人物的历史原型的真实面貌揭示出来，不仅投合喜欢看戏的观众的兴趣，也可为编写历史剧和改编整理传统戏的同志提供些参考线索。

4. 有些书刊介绍历史人物，偏重某人物的某方面，而忽略某人物的某方面。如对包拯，多是强调其“铁面无私，刚直不阿”的光彩面，而对其也有的缺点和问题的另一面，却大多略而不提。如对隋炀帝的介绍，多是陈述其凶狠暴虐的行为结果，而对其窃取权位的图谋过程，以及他本身的才华和武功则不愿多谈。因而，将某些历史人物不为常人熟知的另一些侧面挖掘揭示出来，也可能是人们所更想知道的。

历史剧和传统戏涉及的历史人物非常广泛。从周、秦到明、清，我选了三十多位与戏剧有关而又颇能对后人起到启迪思考的作用的较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分作二十八篇，加以探讨阐述。在撰写中，除所据史料都尽量注明出处以便人们查考外，不是只依照史书，将古文译成白话去作一般性的介绍，而是多少都注入有个人的看法与评价，重新组织、比较而铺陈成文的，因而难免出现某些偏颇和疏误，望能得到读者诸君的教正。

许天柏

目 录

姜太公的来龙去脉	(1)
西施形象的形成及其悲剧	(9)
从戏曲《宇宙锋》谈秦代巨蠹赵高	(16)
空歌拔山力的西楚霸王	(26)
汉初三杰面面观	(38)
足智多谋话陈平	(54)
戏剧《朱买臣休妻》及史实中朱买臣的为人	(62)
王昭君在史、诗、戏中的不同形象	(67)
伪君子王莽	(78)
戏剧《打金砖》和善于用人的光武帝	(91)
关羽其人纵横谈	(102)
晋代周处的曲折经历及其悲剧	(123)
以诡诈手段取得皇位继承权的隋炀帝	(129)
有关反映瓦岗军的戏与史	(139)
戏剧中的唐僧和历史上的玄奘	(165)
薛家将故事的虚虚实实	(176)
中国历史上的唯一女皇帝武则天	(186)
《长生殿》诸戏与杨贵妃等人	(194)

一代元戎郭子仪	(212)
戏剧《呼家将》与宋初名将呼延赞	(220)
吕蒙正的处世与为人	(225)
宋代名相寇准	(230)
杂议包拯其人其戏	(236)
苏小妹和其历史原型苏八娘	(244)
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耶律楚材	(249)
坎坷一生的刘伯温	(259)
《法门寺》中的刘瑾是个什么人	(271)
清代的两位清官彭鹏、施世纶	(276)

姜太公的来龙去脉

传统戏有很多反映姜太公的剧目，如《姜子牙卖面》、《火烧琵琶精》、《渭水访贤》、《斩妲己》、连台本戏《封神演义》等。姜太公封神的传说流传甚广。过去民间盖房，多于房顶立一小牌，上刻“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字样，以镇妖却邪。在人们心中，他是神中之神，只要摆出他老人家的招牌，一切神妖怪魔，都会由于害怕而退避三舍的。这与神化他的戏曲和小说有很大关系。然而历史上的姜太公到底是何等样人呢？虽然史书有关他的记载简单而凌乱，历来说法不一，但如果将有关他的各种史料加以排比研究，还是能够对他勾出一个粗略轮廓的。他的历史原型和他在文艺作品中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异。

并非贫苦出身

戏曲《姜子牙卖面》说他出身贫苦，靠做小生意过活，妻子嫌他是穷苦游民逼他休弃自己。其实这只是传说。

前秦王嘉所著《拾遗记》载：太公望初娶马氏，读书不事产。马求去，太公封齐，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盆，倾于地，令妇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离更合”然“覆水难收”。“覆水难收”的成语即从此而来。后来有人又把这一故事安在了西汉朱买臣的身上，写了《朱买臣休妻》故事。这也是后人虚构。

姜太公姓姜名尚，因曾被封于吕地（今河南南阳附近），也叫吕尚，因为上古姓与氏有别，“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男子称氏，妇人称姓”（《通志·氏族略》）。因他封于吕地，就以地名为氏。又名牙，人们通称他为“姜子牙”、“姜太公”、“太公望”。《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又说“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吕尚，处士，隐海滨。”《吕氏春秋》说他是“东夷之士”。《史记·考证》说：“太公乃出东吕，吕，莒也”。《尚书大传》说他“率其党”，“避纣居东海之滨”。看来他是东方人，而且他还臣事过殷纣王，做过官，又能“率其党”——就是带领一批人避纣而去东海。可见他决不是一般庶民，更不是杀牛的屠户或卖面的小贩，起码是一个部落头人、领袖。他游说诸侯干什么？当然是反对殷纣王。能够游说诸侯反纣，当然不是小人物。他是在东方“无所遇”，联合不起来足够的反纣力量，才最后“西归周西伯”的。

为西周当过间谍

吕尚是什么时候开始归了西伯？看来不是传说的“渭滨

垂钓”时，不是太公八十才遇文王，而是更早一些。《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周西伯拘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境内），散宜生、闾夭素知而招吕尚。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尚书大传》说：“散宜生、南宫括、闾夭三子学讼于太公，遂与三子见文于羑里，献宝以免文王。”说明早在纣王为伐东夷免后顾之忧而将西伯姬昌囚于朝歌附近的羑里时，吕尚就与西周接上了头，并为救出西伯姬昌出谋划策，立过大功。

《史记·索隐》引谯周语：“吕望尝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既然西周的大官们曾向吕尚学讼，吕尚又能和他们一起用宝物美女赎回西伯，他当时不会是靠当小贩过活；西伯得救后，又怎能让吕尚去靠杀牛卖饮糊口呢？《孙子兵法》作了回答，《孙子兵法·用间篇》说：“昔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为间者，此兵之要，三军所持而动也。”《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从这些记载可以推断，救出西伯姬昌后，吕尚并未随西伯立即去周地，而是留在朝歌一带。“吕牙在殷”，“屠牛”、“卖饮”是幌子，他的真正任务是“为间者”。他和西周里外相通“以倾商政”。

“渭水访贤”本身就是做戏

戏曲《渭水访贤》、《文王拉纤》的故事脍炙人口，为人传诵。这个故事并非虚构，而是史有明载的。《吕氏春秋》

云：“太公钓于泉兹，遇文王。”《史记·齐太公世家》载：西伯出猎前，占了一卦，说这次所猎，得不到龙、鼈（螭）、虎、熊，而将会猎取到一位辅佐国君的人才。于是西伯带领大批扈从出猎到渭水之阳（今陕西岐山县西南），果然遇见正在钓鱼的吕尚。二人交谈后，西伯大悦，说：“我先君太公早就预言要有一位圣人来辅佐我兴盛西周。你就是这位圣人，我先君太公盼望你很久了。”所以号吕尚为“太公望”，并和他同车归朝，封他为最高军事统帅“师”。

然而吕尚早在朝歌就与西伯姬昌接上了头，并为西周立下过不少功劳，他早就是西伯的臣下了，何用再去“以渔钓讎（干）周西伯”呢？看来只有这样解释，吕尚在姜里救周西伯，在朝歌一带“为间者”，都是秘密活动，并未被世人所知。当吕尚后来归朝时，西伯姬昌故意遮人耳目，划好圈圈，先向神祇问卦，说卦中显示此去要“获霸王之辅”，又编造说：先君太公早就有过预言：“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于是果然巧遇吕尚“于渭之阳”，当然非常隆重地“载与俱归，立为师”了。这种场面足以告诉世人，我西周是“受命于天”的，“周当以兴”是上天早就定下的，看我西周的这位统兵元帅也是上天派来的。原来这场富有传奇性的精彩场面，并非是在龟甲上卜来的什么“天命”，而是预先经过精心设计的“人谋”。俗话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说他的鱼钩是直的。他不是为钓鱼而设钩，而是摆摆样子，当然用不着认真去弯鱼钩了。其历史事实本身就是西伯姬昌和吕尚编演的一出戏，不过后代的编戏人倒是把这场“戏”，当成真事来编了。

不是七、八十岁的老头

戏曲里的姜太公，从来是带着全白胡须的老头。其实，“太公八十遇文王”的说法未必是真。

周文王姬昌病死后，吕尚辅佐武王伐纣，率“戎车三百乘，虎贲（冲锋兵）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至商郊牧野，纣王“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史记·周本纪》）。主客两军，兵力悬殊。《史记·周本纪》又说：这时“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师尚父”就是吕尚。

“致师”就是开战前先使勇力之士，也就是敢死队，向敌阵挑战冲锋，然后再以大军出攻。吕尚不仅是位统帅、战略家，大敌当前还是一位勇敢的战将。他能亲率百名勇士作为敢死队，前驱陷阵冲锋，这不象是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所为。

《诗经·大明》称颂这次战况：“牧野洋洋，檀车煌煌……惟师尚父，时维鹰扬……”。鹰扬者，威武如鹰之飞扬也。诗中说当时的师尚父冲锋陷阵象雄鹰飞扬那样矫健勇猛，这也不象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形象。

吕尚辅佐文王、武王、成王三朝。据古本《竹书纪年》，太公望死于周康王六年。如果真是七、八十岁才遇文王，他去世时就应该是一百二、三十岁了，这不大可能。其它史料，虽对他的年龄各有说法，但他既在文王死后又历经武、成两朝，似亦不该在与文王相会时，就已是位古稀之年的老人。

也有说吕尚是武王的岳父，成王的外祖父（见范文澜

《中国通史》)。如果吕尚在归文王之后，还有妙龄女郎嫁
给武王为后，他在初见文王时，似亦不该已到耄耋之年。

应该说，吕尚遇见文王时，不会太老，而是正当壮年之
际。

姜太公不信鬼神

传说各路神仙都是姜太公封的。这与小说《封神演义》
以及据此编演的戏曲有密切关系。但古代因科学不发达，人
们多信鬼神，不少大事往往靠卜筮鬼神决定，也是事实。可
是这位会封神的“神中之神”吕尚本人却偏偏不信卜筮鬼
神。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
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疆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
行。”这是说武王伐纣将出师时，按当时规矩，先举行占卜，
看预兆吉凶，再定行止。不料占卜的预兆却是大凶，这时又
恰逢狂风暴雨骤至，吓得文武百官大惊失色，都认为上天已经
发怒，万万不宜出征。武王也甚为犹豫。在这关键时刻，唯
独吕尚力排众议，强劝武王，必须不失时机立即出兵。武王
接受吕尚的强劝，才出兵伐纣。当时如无吕尚这位大军事家
大谋略家的坚毅果断，是会被卜筮鬼神误了大事的。

如果说《史记》只说了“吕尚彘之劝武王”，并未说明用
什么理由劝武王，那么，东汉的王充在《论衡·卜筮篇》里
说得却很明白：“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

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看，吕尚当着武王和百官，不仅怒骂用以占卜的龟甲蓍草为枯骨死草，还把那些当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灵物推摔在地下用脚踏踩，说明吕尚当时不仅用不可迷信卜筮鬼神的理由劝说武王。他还“推蓍蹈龟”大发了脾气。看来当时的争论是很激烈的。否则，用笔严谨的司马迁，是不会用“惟太公彊劝武王”的词句的。臣下劝君，着一“彊”字，说明吕尚抵制卜筮鬼神多么坚决。

有些政治见解较为逊色

文王兴周时，“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武王伐纣时，“平商而王天下”，“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上引文见《史记·齐太公世家》）。作为战略家、统帅、勇将，吕尚为周立下了巨大功勋。他的军事才能，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但在灭殷以后，他的有些政治见解，却很不正确。据《尚书大传·大战篇》记载：“纣死，武王召太公而问焉。”太公曰：“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胥余。”“爱屋及乌”的成语即从此而来。“认为某人好，连他房上的乌鸦也应该受到优待”，如果说他的这种观点只是过于偏颇和错误；那么他的“不爱人者及其胥余”，要把殷民杀尽斩绝的主张，则是非常危险的。在如何处理殷民问题上，周公姬旦提出“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不分）故毋新，惟仁是亲”的正确主张。这和

吕尚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不论在气度上，或在政治远见上，吕尚较之周公，相差都太远了。周公作为治国良臣和大政治家，在当时也是无与伦比的。幸亏武王采取了周公的主张而制定出处理殷民的正确政策。

《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周灭殷后，“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今山东临淄北），东就国，道宿行迟”。被封到齐地当国君，为何不赶快到目的地就任，而是一路慢吞吞“道宿行迟”呢？不少历史学家有过猜测，认为吕尚功劳最大，但被封的齐地却很穷僻，吕尚心中不能无憾，所以才“道宿行迟”。如果真是这样，吕尚的心地就显得也太狭窄了。好在他听了客店主东“吾闻时难得而易失”的启发翻然醒悟，连夜起床赶路。等他到达齐地时，不服周管的夷人莱侯正带领人马，要在吕尚到来之前抢占营丘。幸亏吕尚及时赶到，才打退莱侯，得以建立了齐国。若非遇见这位有识见的客店主东，岂不要误大事。

西施形象的形成及其悲剧

西施，被人们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另三位据说是王昭君、貂蝉、杨贵妃）之首。她的名声所以如此之大，她的影响所以如此深远，是与她在戏剧中形成的丰富而生动的戏剧形象分不开的。描述西施故事的戏剧作品很多：元人有《姑苏台范蠡进西施》、《陶朱公范蠡归湖》；明人有《五湖游》、《浣纱记》；清人有《倒浣纱》、《苕萝山》；后来昆曲有《姑苏台》，京剧有《西施》，川剧有《吴越春秋》，秦腔有《访西施》，越剧有《西施泪》等。但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明人梁辰鱼的《浣纱记》。

《浣纱记》写了越国女子西施在苕萝山遇见才子范蠡，两人一见钟情，订下婚约。吴国灭越后，在范蠡劝告下，她怀着复兴越国的爱国热情，带着越国君臣的重托，作为礼品被献给了战胜国吴王夫差。夫差果被西施所惑，溺于酒色，昏于国政，终致越国兴起并灭了吴国。西施又复归范蠡，范蠡弃官携西施泛游五湖而去。后来各剧种的改编本子，其基本故事

多源出此剧。不过《倒浣纱》的结尾，是让范蠡历数西施罪恶，将吴王宠信奸佞屠杀功臣、沉溺酒色终致国破家亡的责任，完全委罪给西施承担。虽然西施大骂范蠡背约，但范蠡终不肯再将这位已失身的“祸水”带在身边，结果将西施沉入湖中。《西施泪》则让西施在范蠡与夫差决战中，为了掩护范蠡而被夫差利剑所刺，最后悲壮而死。

戏剧越演越丰富，故事越编越曲折，在戏剧里她不单是位绝世美人，还是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崇高女性。

然而，西施的艺术形象的形成，并不完全是编剧者的捕风捉影和任意捏造。其具体故事，虽然多属虚构，但历史记载中还是真有西施其人的。

二

先秦诸子著作中多处有关于西施的记载。

《慎子》：“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者也。”

《庄子》：“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人见而美之。其里之丑，归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西施、毛嫱，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

《孟子》：“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

《战国策·齐策》：“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

《墨子》：“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

以上都说明了历史上确有西施其人，而且是位绝代美女。《墨子》中还指出她因为长得美，才被人沉入水中而死。不过都没有说明她和吴越战争有什么关系。司马迁写的《史记》中没有提到过西施的名字，更谈不到她和吴越兴亡有什么关系了。但《史记》在《越世家》中有“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的记载；在《货殖列传》中有范蠡在雪会稽之耻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的说法。但“伐吴七术”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范蠡和谁泛舟浮湖并无记载。

到了东汉，出现了赵晔著的《吴越春秋》和袁康著的《越绝书》，这两部书除根据史料外，也多采传闻异说，他们第一次把西施作为美人计的主角，将她和吴越兴亡的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在《吴越春秋》里，具体了楚国灭吴九术的内容，说其中第四术即“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提出了西施的出处，说勾践“得苧萝山卖薪者之女，曰西施、郑旦，而献于吴”。并指出了西施的结果是“吴亡后，越沉西施于江。令随鸱夷（皮制的口袋）以终”。这一说法和《墨子》中的“西施之沉，（因）其美也”的记载相符。《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在对西施的出身、作用等方面的记载，大致一样，但对西施的结局却说法不一。《越绝书》说：“西施亡吴，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去。”这一说法与《史记》中所载范蠡“乘扁舟泛于江湖”的记载联系了起来。《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对西施截然不同的两种结局说法，也算各有因由了。

戏剧《浣纱记》和《倒浣纱》也都是把西施作为美人计的主角，将她与吴越两国的兴亡大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显然皆系取材于上述二书。至于二剧对西施截然不同的两种归

宿安排，当然也是因上述二书各有所据了。不过戏剧将西施的作用写得更大了。戏剧让她在两国的军事、外交、政治、宫廷生活等方面，都起决定性的作用。

三

西施作为美人的记载，既见于先秦诸子中，西施作为国家兴亡的关键人物，又见于《吴越春秋》等野史内，当然会引起历代词人骚客的兴趣，从而以这位绝世美人及其经历为题，各抒情怀，各作评说。历代吟咏西施的诗词很多，从内容上看，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称艳西施之美的：如唐人皮日休的《馆娃宫怀古》中“响屧廊中金玉步，采苹山上绮罗身，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唐人施肩吾的《越溪怀古》：“忆昔西施人未求，浣纱曾向此溪头，一朝得侍君王侧，不见玉颜空水流。”唐人胡幽贞的《题西施浣纱石》：“一朝入紫宫，万古遗芳尘。至今溪边花，不敢娇青春。”唐人王维的《西施咏》：“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李白《玉壶吟》中“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宋人苏轼名句“欲将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等。

把西施看作亡国尤物的：如唐人郑遨的《咏西施》“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钿饰。脸横一寸波，浸破吴王国。”唐人罗隐《姑苏台》：“让高太伯开基日，贤见延龄复命时，未